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八之

列傳第二十八上

通志百十五上

魏

崔琰

許攸  
婁圭

毛玠

徐弈

何夔

邢顛

鮑勛

父信

司馬芝

子岐

鐘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子陶

蔣濟

時苗

劉放

孫資

劉馥

子靖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任峻

蘇則

杜畿子恕

鄭渾

倉慈顏斐  
令狐邵

張遠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朱靈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  
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  
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  
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之玄罷謝諸

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  
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  
自娛大將軍素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暴橫掘發丘壠琰  
諫紹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惻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  
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  
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從遂敗  
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遂獲  
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  
州牧辟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二十萬眾

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素兄弟  
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  
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  
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  
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好田獵琰以書切  
諫請燔翳捐楮以塞衆望世子報謝之太祖爲丞相琰  
復爲東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  
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  
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

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寵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  
琰露版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  
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  
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䟽朗鬚長  
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琰嘗薦鉅  
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及太  
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浮  
僞謂琰爲失所舉琰聞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  
表事佳耳時平時平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

呵而不尋情理也人得琰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隙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太祖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辭色無撓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勅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太祖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耳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始琰與司馬朗喜朗弟懿方

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跼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篤義類皆若此後明帝時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初太祖

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寃之孔融傳列在漢史許攸者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中平隨紹在冀州嘗議官渡之役勸紹以輕兵襲許紹不從語在紹傳會其家犯法爲審配所繫遂奔太祖太祖破紹取冀州攸有力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安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婁圭字子

伯少有猛志常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藏匿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於荊州北界合衆依劉表先是子伯與太祖有舊後遂歸太祖太祖以爲大將不使典兵然軍國大計常與謀議焉劉表亡太祖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太祖諸將皆疑以爲詐太祖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太祖曰大善遂進兵太祖寵賚子伯家累千金曰

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  
爲多太祖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  
同載見太祖出授曰曹公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  
大丈夫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  
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住魯陽太祖臨兗州  
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  
民廢業飢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  
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

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  
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  
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  
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  
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  
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  
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  
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荅曰老臣以能守職幸  
得免矣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

通志卷之二十八 六  
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  
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  
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  
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  
机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  
每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  
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太  
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適庶  
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寮會玠起更

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後崔  
琰旣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  
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  
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  
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舂橐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  
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  
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  
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



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青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之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荅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玠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

於東市伍貞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正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畿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寬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之遂免黥

卒於家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弈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弈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弈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弈終不爲動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弈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制剛者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

建爲尚書復與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遺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弈其人也太祖乃以弈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  
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太祖固  
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  
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爲至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爲已用  
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  
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聞行得  
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  
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

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不可  
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  
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  
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峻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  
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出爲城父令遷長  
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桀多背叛袁譚就加以  
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二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  
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  
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

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  
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  
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  
詣郡卒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  
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  
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  
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綿夔以邦新立近以師旅之  
後不可卒繩以法乃言於太祖請以所領六縣乞依遠  
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

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  
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  
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  
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  
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  
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  
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  
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  
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

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  
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  
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建拜尚書僕射文  
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  
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  
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  
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  
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  
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不

許薨謚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爲司徒

邢顥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  
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顥謂疇  
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  
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  
疇曰邢顥民之先覺也乃求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  
城太祖辟顥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  
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顥篤於  
舊君有壹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

農桑風化大行入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時  
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史宜得淵深法度如邢  
顥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顥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  
是不合庶子劉楨以書諫植曰家丞邢顥北土之彥少  
乘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  
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顥反䟽簡私懼觀者將  
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  
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顥入參丞相軍  
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

贊翼其美太祖問顥顥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  
殿下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  
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  
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  
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少有大節  
沈毅有謀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  
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  
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

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十餘  
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  
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  
桀多向之信獨歸心太祖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  
被創韜於陣戰歿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  
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  
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又有一卓也若  
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構難又何能濟莫若且規大河  
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

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  
遂敗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  
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  
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歿時年四十一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辟  
勛丞相掾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  
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  
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  
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

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  
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  
太子即王位勛以騎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  
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帝將  
出游獵勛停車上疏切諫帝手毀其表而行獵中道頓  
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  
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  
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  
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

春秋以爲譏陛下雖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  
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湍臺  
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  
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  
舉勛爲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  
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  
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  
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  
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



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黜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爲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定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

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之勛內行旣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句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兵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

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  
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  
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  
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  
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  
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  
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  
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  
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

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由是見稱遷大理正有盜官  
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取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  
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  
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  
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  
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  
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  
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  
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

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  
 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  
 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  
 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  
 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  
 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無澗山名在洛  
 陽東繫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劾洛陽  
 獄考竟而上疏言其事帝手報嘉之芝居官十一年歿

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  
 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  
 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  
 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  
 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  
 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  
 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  
 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  
 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

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  
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  
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獲刈築場十月乃  
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  
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  
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  
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明  
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為斷其意故教  
其所以荅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貧

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  
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芝卒子岐嗣從河  
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  
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  
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  
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為廷  
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翼南  
陽圭泰嘗以言迂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  
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

古人而乃肆其私忿狂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  
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暮  
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  
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  
里渡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  
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  
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  
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兖州牧始遣使上書催

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  
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  
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  
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荅報由是太祖  
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  
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  
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  
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疆兵  
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

守司隸校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委以後事特使不拘  
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  
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  
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  
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率諸軍圍之未拔而  
素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  
之去繇曰素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  
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

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  
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  
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  
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得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斬援降  
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  
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  
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  
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初建  
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

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  
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  
罷就第文帝即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  
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  
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  
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  
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藤疾拜起不便時華  
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

可宮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  
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  
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  
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  
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  
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  
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  
惡恨入死之無牽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  
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

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  
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  
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  
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  
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  
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  
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

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寮善共平  
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別刑  
之數此即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  
微意之異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  
之法不死即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  
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  
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  
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  
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劓嫌其



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  
無以刑易欽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  
吳蜀未平且寢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  
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皆爲  
列侯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  
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  
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  
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  
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

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  
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  
城南以氊爲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  
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  
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  
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  
增兵毓以書諫止爽爽不從竟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  
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旣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  
尉聽君父已歿臣子得爲理謗及夫爲侯其妻不復配

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毋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  
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  
昭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  
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  
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  
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  
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昭  
曰善遂將毓行淮南既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  
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

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  
遊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論議持平終  
不毀傷人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  
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時同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桀謀廢  
靈帝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  
事伊霍所難芬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  
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歆舉孝廉除

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  
及歆等歆到爲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爲下  
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  
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  
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爲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  
章太守歆爲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孫策略地江  
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  
之禮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  
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

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用之物非將  
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  
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  
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  
將以懷璧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  
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代荀彧  
爲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建爲御史大  
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歆登壇相  
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是時朝臣三公已下並

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旨徒為司徒而不進爵文帝久不  
憚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  
人喜悅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  
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喜悅猶義形其  
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  
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儋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  
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聞而嘆息下詔曰司徒國之雋  
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  
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又賜奴

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茲  
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廢墜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  
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臣恐學業遂從此  
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  
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  
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  
百戶轉拜太尉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  
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命力疾就會詔旨言  
朕須君到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

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歌  
上疏言吳蜀負險延命未有其釁宜且留心治道以征  
伐爲後事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必使中  
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敵之釁可得而  
待也帝詔報嘉之時秋大雨即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  
歿薨時年七十五謚敬侯子表嗣初文帝分歿立邑封  
歿弟緝爲列侯表咸熙中爲尚書

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  
車太尉揚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皆不應時

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以爲  
治中朗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若  
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  
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  
守朗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  
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  
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  
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  
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

其儒雅詰讓而不害留置曲阿朗雖流移窮困朝不謀  
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朗策遣  
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既見拜諫議大夫參  
司空軍事太祖問朗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  
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  
公瑾江淮之傑也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  
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太祖然之魏國初建以  
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  
從輕時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文帝即王位遷

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以育民省刑為勸及帝踐  
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  
宮朗上疏切諫帝優荅之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  
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以為  
天子之軍當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今權之師未動  
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兩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  
帝納其計黃初中鷄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  
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詔不許乃為彪  
置吏卒位次三公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

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  
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  
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  
入隗躡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  
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  
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  
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  
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勅別征諸將  
各明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威烈內廣耕稼使泊然若

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  
權子竟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  
或有不足是時方營脩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  
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返道  
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減省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  
晷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  
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勾踐欲廣  
其禦兒之疆

禦兒吳邊  
戍之地名

馘夫差於姑蘇亦約其身以及

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  
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  
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  
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  
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  
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  
宅明卹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申興皆  
於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閱德陽並起今當建始  
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

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  
貢增滄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  
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  
盛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  
徒于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䟽曰昔周文  
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旣  
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  
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若蓋生育有早晚所  
產有衆寡也陛下旣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



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  
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  
周禮六官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  
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  
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  
務廣也又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  
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  
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壽比於南山矣帝報  
納之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太

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  
列侯朗乞封兄子詳有詔聽許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  
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  
二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  
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推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  
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足而前其爲勞  
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衆逼而不展糧  
縣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  
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

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  
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  
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  
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  
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  
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  
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  
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  
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試之惟龍為納言猶  
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  
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  
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  
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  
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  
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

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山陽公順天進禪退處賓位不得與唐虞比按漢制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

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務畜積而省徭役今宮室未就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舊穀既沒新穀未繼斯則有國之大患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莫若取常食廩之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一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

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前車駕幸  
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  
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大體臣  
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  
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  
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  
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汚干宮掖而爲  
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可復續者  
也漢時有犯躡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

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  
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  
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  
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肅  
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  
帝嘗問肅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  
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  
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

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  
字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  
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  
曰遷之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  
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  
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地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不在於史遷  
也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  
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

